

秦汉时期的历史特征与历史地位

倪雯

西北大学附属小学

[摘要]秦始皇创建的大秦帝国在我国的发展史上堪称地标性的存在,具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,因而也就更难以逾越。而后来的汉朝之所以能够与秦朝相提并论,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个朝代有着先后的顺序,也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,更是由秦汉时期独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特征所决定。本文对秦汉时期的历史特征与历史地位进行探索。

[关键词]秦汉时期;历史特征;历史地位

[DOI] 10.12252/j.issn.2096-627X.2020.03.1025

引言:一直以来,在我国的史学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,这就是人们总是把秦朝与汉朝放在一起进行探讨,这也就是所谓的秦汉连说。那么为什么没有把清朝与明朝放在一个时代背景上来考评?没有把宋朝与元朝进行连说?这就要从秦朝与汉朝的历史发展轨迹来谈起,从历史特征和历史地位的角度来分析秦汉的特有风情。

一、大一统的民族诉求奠定秦汉的历史地位

在华夏民族发展史上,大一统的理念根深蒂固。这里的大并不是代表着大小的意思,更多的偏向于对一件事情的重视程度。大一统最初发源于对农历正月的季节描述,在《春秋公羊传》就这样说,正月一统天下,万物生灵一一奉之,以此为开始,故称之为大一统。有趣的是,尽管春秋时期百家争鸣,政见各不相同,然而对于大一统的思想,却是罕见一致。比如孔子就说,天下是以礼仪为重还是要征战杀伐,全凭君王的臆断,这可能就是大一统的原始来由。后来孟子又把这种思想进一步升华,提出君子讲究仁怀臣子舒展大义,这实际上就是宣扬天无二日,民无二主,提出天下归于一的理念,这就是在强调君王的独一无二的存在价值。法家的代表人物荀子也说,天地生君子,意喻治天下。君子立天地之间,是黎民百姓的父母。吕不韦在《吕氏春秋》则是强调,一则治,两者乱,说的都是强调一统的重要性和社会价值。墨子也曾经这样说,天下的百姓,上同与天子,这里的同就是顺从和赞同天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,也就是维护和提升帝王将相的历史地位。

其实不仅是儒家法家墨家,这些学派的基本内核就是大一统,而且佛家和道家对此也是众口一词。佛家的禅语说,一生万物,万物归一,道家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,其实都是大一统基本思想的翻版。从哲学的观点来看,“一”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点。万物起始于一,也必将归结为一,这似乎就是万物生灵的普遍存在形式,因此在国人的情愫里,对于归一具有强烈的认同感,这就是大一统的民族情结。比如说因为秦始皇的暴政,陈胜吴广他们揭竿而起,后来为什么陈胜把吴广杀害,因为不管是大小事,总得由一个人说了算。再比如李自成他们的农民起义,为什么不到湖广一带的富饶地区发展,另起锅灶。反而跑到北京来?因为在国人的世界观里,这里是历代朝廷的所在,拿下北京城,就可以在全国统一号令,这也就是想获取大一统的资格和身份。

汉朝之所以经常被与秦朝相提并论,并不是因为这两个王朝中间有着先后的顺序,秦灭亡后,仅仅过了25年,刘邦的西汉就建立。然而对于新的王朝的政治格局,刘邦完全是拿来主义,形如抄作业。比如郡县制,汉朝就是直接继承,甚至是照本宣科。后来的历史学家把秦始皇的伟大精神归结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,这个样的总结和概括显然是比较笼统的,因而也是肤浅的。秦始皇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把大一统的思想认识付诸社会实践,统一六国的彪悍并不能几个“同”字能够囊囊的,这里的重心不是统,而是一,九九归一的意境。辩证地说,统是手段,是过程,而归一才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要求,也是历代封建王朝传承不息的精神诉求。

也就是因为汉朝传承了秦朝的社会体制,政治格局,地域面积和大一统的精神实质,因此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,人们才往往把秦朝与汉朝放在一起考量和评说,因为二者就是一种起始与传承的关系,是大一统精神的同一产物,因此,秦汉连说也就成为史学界的一种主流意识,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违和。在这里要注意的是,秦汉连说的字面意思已经非常明晰,这就是秦朝是发源和依据,而汉朝是对比和映照,秦朝是本,汉朝为末,秦朝为体,汉朝为用,从而说明汉朝的从属性,也就是它的传承性,这就是纲和目的关系。因此,在研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,一定要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线来评说秦汉,而不能本末倒置。

二、大汉族的血脉情结彰显秦汉的历史彪悍

当然,这并不是说汉朝仅仅是传承秦朝的社会价值观,沿袭秦始皇的发明和创造,厚道地说,汉朝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和影响远远超过秦朝,这一定也是被历史所接受的,也是得到主流意识的公认的的不争的事实。

说到汉朝对于历史的贡献,疆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。因为只有在一个政治版图之下,才能说到民族的形成和兼容。疆土这个概念在远古时期是非常模糊和抽象的,这是因为在今天我们能够辐射到中国的疆域,绝大多数在那个时候是荒无人迹的,比如说南越和闽浙一带称之为蛮夷之地。因此,在秦汉时期,政治经济中心依旧是黄河中下游流域,西汉的国都就是在西安,而这里和洛阳一样几百年来一直是国家的权利中心。

汉朝建立以后,不仅是照单接收了秦始皇开拓的疆域,在汉武帝时期更是有了明显的扩张,当时汉朝的版图向南已

经延伸到海南岛地区，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已经归属大汉王朝。东面朝鲜半岛已经归化，西面的河西走廊西藏的东部和西域也已经在大汉的版图之中。正是有了这样广袤的地域，也就为大汉民族的形成融合提供了客观的基础。实际上，秦始皇灭掉六国，天下归一，就基本上确定了中国的概念和疆域，中国一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逐渐形成的。尽管在之前，西周的人们也自称为中国人，然而那个时候的中国一词很大成分是带有华夏子民的特定历史元素。这也就是说，在秦朝时期，中国的概念很模糊也很笼统，只是大家都认可自己是炎黄子孙，这已经够了。然而随着汉朝的疆域不断扩展，这就使得很多的民族开始融入华夏的大家庭里面，于是汉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时代个性，领跑着整个华夏民族而成为时代的特殊标志。

一个民族的形成有着历史的夙愿，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。民族是从远古时期的族群发展而来，与姓氏的发展是同步的。民族的同向性有几个条件，一个是共同的生活方式，另一个就是共同的活动领域，再有一个是共同的民族语言和习惯，最后一个就是共同的民族诉求和意愿，而这些条件或者是背景在汉朝全部得到满足，这也是汉族形成的时代机遇。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其实这个时候汉族这个族群就已经开始形成，但总归没有一个正统的叫法或者叫名号，这就给族群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。汉朝继承大统之后，一方面归一的种群越来越多，这就给汉族的不断壮大提供了资源上的保障，也就使得汉族有了一个大融合机遇。另一方面，汉武帝接纳了儒家的思想体系，兼容了法家的精华，对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。汉朝的形成本质上就是在刘邦的封号汉王开始说起，因此，汉族便有了自己闪光的名号，从此在华夏历史上独树一帜，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结构 and 主流意识。而这就是汉朝对历史的最大贡献，也就奠定了汉朝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。

三、秦汉更替诠释了两个历史时期的独特价值

秦汉连说仅仅是一种史学观点，但是能够把两个朝代放在一起评价来叙述，这就说明秦汉有着特殊的历史夙愿的表达，也说明后人对于秦汉的某种钟爱。其实历史就是这样，在否定中前进，在肯定中发展。这就像秦朝末年的分封制郡县制和所谓的郡国平行制，其实都是为了迎合当时的环境和条件，因为脱离了历史背景，就很难拎清谁对谁从，也就很难说进步与后退。

秦汉连说尽管是史学界的一种习惯意识，然而秦朝与汉朝相比而言，各自还是有着历史的特殊存在意义。这也就是说，在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上，秦朝与汉朝还是有着明显的特殊性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：

其一，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王朝，它的出现改写了中国的发展历史和进程，秦始皇的首创意义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。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如果没

有秦始皇的大胆尝试，中国的封建社会将会延迟很久，这一点已经引起史学家的共识。

其二，汉朝尽管是传承了秦朝的主要的文化元素，但是它的出现加快了封建统治体系的建成和发展，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融会贯通的重要进程，这对于封建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，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时代节点，也是对华夏历史的重大的贡献，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其三，大汉民族的融合形成，汉朝可谓是功在千秋。汉朝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发展汉族这支重要的族群，得益于秦朝时期就已经形成的汉族元素，可以说是汉族形成的初发始地，而在这方面，汉朝才是继承炎黄民族基因的集大成者。

其四，秦始皇开疆拓土，确立了中华民族疆域面积的基本盘，是华夏版图的开山鼻祖，而汉武帝则是扩展中国疆域的民族英雄，汉朝的疆域至今依旧是我们处理邻国关系的历史参照，是中国的版图的伟大创建者。

当然，就历史的进程而言，汉朝在历史文化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尤其是它能够容纳和接受当时盛行的各种思想学派，这对于华夏民族文化元素的集聚和发酵酝酿有着重大的存在意义。对于之后的封建王朝的更替发展有着昭示性的引领作用。

这也就是说，秦朝是华夏疆土和汉族文化的开拓者，而汉朝则是巩固中国版图的守护人和优秀的传人。秦汉在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历史地位是不能挑战的，因而也就是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辉煌的历史时期。秦汉在今天的历史表述尽管角度和视野的不同会有一些差异，然而对于华夏民族汉族的形成和发展，秦汉都有着各自的存在价值，既不能跨越更不能亵渎。

结束语：总的来说，秦汉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座里程碑，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，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也就是秦汉的发展和传承，这才有了今天的华夏民族大融合，也就有了今天的中国生龙活虎的社会局面，也就有了实现华夏第二次腾飞的历史溯源和发展基础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王子今. 秦汉时期的历史特征与历史地位[J]. 石家庄学院学报, 2018, 20(04): 42-48.

[2] 薛洁. 原始社会至秦汉时期织物纹样特征及其演变[D]. 西安工程大学, 2019.

[3] 张俊杰. 后稷与先农: 秦汉时期国家祭典中的农神内涵及其历史变迁[J].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18, 18(05): 155-160.

[4] 赵文慧, 王海. 论战国秦汉时期代地的历史文化地位——以交通史为视角的考察[J]. 地方文化研究, 2018(03): 56-64.